

◀ (上接10版)

言文字上,同样也在国学和儒家经典。1933年,章太炎在无锡国专讲“国学之统宗”,提出“今日而讲国学,《孝经》《大学》《儒行》《丧服》,实万流之汇归也。不但坐而言,要在起而行矣。”一方面,经学皆当有所研习、传承,但“十三经文繁义隳,然其总持,则在《孝经》、《大学》、《儒行》、《丧服》。《孝经》以培养天性,《大学》以综括学术,《儒行》以鼓励志行,《丧服》以辅成礼教”。“新四书”是初学的“入德之门”,也是一般人都应当研读的。另一方面,他尤其强调,“国学不尚空言,要在坐而言者起而可行”,即传承中华文明要在社会人生中实际践履,而不是简单地大声疾呼、空谈道理。其中关于《丧服》,章太炎认为,历数千载之演进,其间虽不同时代皆有变化,然服制至民国仍通行于乡野,无法废除,故“在今日未亡将亡,而吾辈亟须保存者,厥惟《仪礼》中之《丧服》。此事于人情厚薄,至有关系,中华之异于他族,亦即在此”。更将之提升至表征中华文化之特殊性的地位,实与那些“保守士人”的观点不谋而合。而章太炎自己,也被更激进的后辈视作“渐入颓唐”,“和时代隔绝”了。

没错,自清末改学堂、废科举,至民国废读经,“保守士人”离“时代”越来越远。但实际上,并不是他们要与时代隔绝,而是时代抛弃了他们。反过来,这些“保守士人”在用他们的方式挽救时代。尤其是民国以后,这些“保守士人”自是难以在新政府中立足,而“新式”学校既已废止读经,他们也失去了旧日教授于书院、学堂的机会。虽然大多只能僻处乡野,但他们也并非全然安于“退隐”的生活,也都仍然希望以他们这个群体“一己”之力,担负“斯文”,从而延续儒家文明一线于不绝。

在晚清,樊增祥还可以跟缪荃孙说:“自学堂改章,科学既繁,又限于钟点,将来经学、词章,恐无复专门名家者。惟公硕果不食,灵光岿然,中学一线之延,舍公奚属。来教以于官于绅,议皆不合。然维新时代,正赖旧人维持其间,乃能融化党偏,保存国粹。吾属年辈,亦如贞元朝士绵历会昌,后生辈虽甚披猖,要不能撼我大树也。”既担忧名教灭绝,却还自信中华文化这棵“大树”,是那些“新进小生”所无法撼动的。而民国以后,情势愈发危急,只能依赖少数几

人勇于“进取”,互相砥砺。唐文治致信曹元弼说:“吾辈一息尚存,经正民兴之旨一刻不忘,惟相与努力而已。”而曹元弼作为晚清以来礼学名家,尤其得到友朋推许。如叶昌炽致曹元弼云:“横流方亟,天丧斯文,吾道扞城,惟公是赖。”马贞榆与曹元弼互相勉以“维持圣教,阻遏横流”。张锡恭致曹元弼云:“学统之危如一发引千钧,代公(张之洞)任其责者,非兄而谁。”而曹元弼复致张锡恭信云,“当今儒者风颓,人伦师友,几乎息矣,一发千钧,中流砥柱,惟赖我兄。硕果不食,天地之心终有时而复,惟当贞固以俟之耳。”此中不免有彼此揄扬的成分,但在面对礼教陵夷的局面下,他们希望彼此担当起卫道、传道责任之心,却并无二致。实际上,他们也都将责任推给他人,自己同样扛起重任。即如曹元弼,至晚年早已身体衰颓,而在与弟子王欣夫的信中,仍一肩传道之重。如云:“方今民生困苦,人心陷溺已极,我辈惟当随时积善,以仰体上天好生、圣贤垂教之意。”“惟名教纲常之责,不敢自舍,尚隐忍偷生。”又云:“方今世道人心,日非一日,文武之道,将坠于地,此古圣人作《易》所不胜忧患,作《春秋》所不胜惧者。为往圣继绝学,存人道于几息,吾辈共任其责。”至其临终以前,自知“精力衰耗,枯树婆娑,生意殆尽,惟任重道远之意,尚不能忘”,一片拳拳卫道、任道之心,至死不衰。乃更将传道之责予之弟子,“守先待后,斯道斯文,千钧一发,吾弟是赖耳”。先辈为传承中华文化于不绝之努力,至可感动。

既然彼辈以“铁肩担道义”,便不是空言而已,总要见诸实行。那么他们都在具体做些什么呢?或从事著述,或自办教育,或刊刻“旧书”,各从所好,而大略不过此数端。从最近出版的《曹元弼友朋书札》之中,又有这样一些事迹值得略述一二。

民国建立以后,张之洞的重要幕僚梁鼎芬,“自辛亥十二月二十五日起,即穿素,如丧父母,终身如此”,遇光绪崇陵大祭、孝景定皇后(即隆裕太后)薨逝周年大祭,仍“入朝随班”行礼,又多次至京拜祭清室东西各陵。此不过“遗民”侍奉“本朝”,尽“为人臣子”之职分而已。而梁鼎芬所痛所叹者,在乎“国亡种亡教亡”,清朝之“亡国”不过是其一,还有更重要的是“汉种”亡,“礼教”亡!即顾炎武所谓之“亡天下”。出于对顾炎武之景仰与缅怀,亦寄托其

步武顾氏之心曲,梁鼎芬于三年之中八赴苏州昆山千墩,不仅拜祭顾炎武,更组织人力物力,修理祠墓,至1916年,重新修建了一座顾祠。这座祠堂,实际上名为“顾贞孝祠”,是为顾炎武的母亲王氏所建。顾炎武嗣母王氏少年守节,被旌表为“贞孝”,在明朝灭亡、清军攻占常熟之后绝食而死,并遗言“我虽妇人,身受国恩,与国俱亡,义也。汝无为异国臣子,无负世世国恩,无忘先祖遗训,则吾可以瞑于地下”。梁氏重建此祠,即从孝亲、守节二大端出发,一则藉以感发人心,一则纠合“同志”,表明一种态度。在给曹元弼的信中,他多次提及自己拜祭顾炎武及重修顾祠等事:

“鼎芬上年三到昆山拜顾亭林先生,见拟修理祠墓。吾弟素所私淑,能捐助银若干,非其人不收,速复。叔彦三弟,鼎芬顿首。十八日。”

“去腊,往千墩拜顾亭林先生(自注:第三次)。雪归山中,未及奉告,甚相念也。叔彦吾弟,鼎芬。”

“顾祠六十元,即交承修工程之人。颇欲得闻远大名列入,代其助十元如何。”

“顾贞孝祠成,鼎芬由车到昆山县少息,船到千墩镇憩,四柿亭新成衣冠,奉王硕人牌位入祠堂中,亭林先生神像。祭品豕一,羊一,清酒,鲜果。仰体贤母子孝思,先陈之侍郎公观海先生墓前行礼,礼毕,陈之贤母子墓前行礼,礼毕,陈之祠前,焚文焚香,行三跪九叩礼,礼毕,仍出憩亭上,乃行。围观老少男女数百人,祠坟皆满。鼎芬心诚而礼容未能整肃,愧也。谨此驰告。叔彦馆丈三弟,鼎芬再拜。四月二十三日。”

“顾贞孝祠瓦二块,祭品羊腿一支(自注:已腊干)奉上经席,以慰圣贤兴孝之思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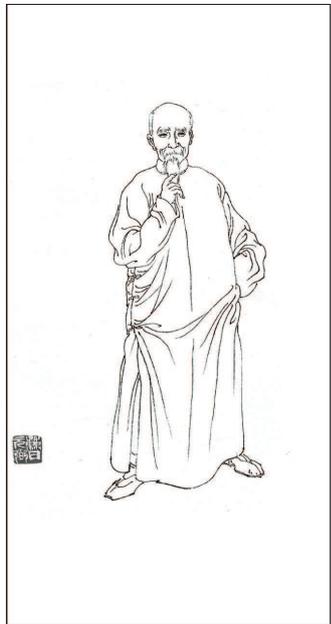
“顾贞祠孝祭品存羊腿一小件(自注:已晒干),奉寄左右,乃邮局多方为难,不肯寄(自注:前补票亦未寄到),今告知上海有人可托带至尊处者,示知住处,就近送交如何。”

“鼎芬年二十四,过昆山访先生墓不得。今集同人之力(自注:一千元外),殫三年心血,到千墩八次,修墓种树,建祠并亭,三十四年之心可以少慰,但愧学行无成,有负师训矣。”

就中可见,重新修理顾炎武墓及其母祠等,是在梁鼎芬组织下“保守士人”具有象征性意味的共同行为。信中所谓捐银“非其人不收”,欲闻远(即张锡恭)列名其间,即表明梁鼎芬对于“同人”的选择。他们继踵顾炎武之志,不忍“天下”遂亡,以“遗民”自居,“振纲常,扶名教,为宇宙间特立



沈曾植



孙德谦

独行之真儒”!

1920年,唐文治有慨于“上年学潮后,学风愈觉不靖”,乃辞去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(即上海交通大学之前身)校长之职,返乡家居,在无锡创办国学专修馆。早在他游历欧美时,就对外国的学校制度印象深刻。在他看来,“自教化不明,天下多得一。新旧不相保,则所以正其本而清其源者,惟视乎培养之道”。所以,他的后半生都致力于教育,尤其是自1920年以后,更专心于国学教育。“今宜以至新之心理,发明至古之道德,且俾天下学者知圣贤之道,实在于行,而不在于言,则吾中国道德文章,或可不绝于天下。”其所教授诸生者,自以经学为主。所用教本,除编纂《十三经读本》,精选十三经注之善本外,大半自撰,闲亦采他人如曹元弼、张锡恭等之著述。其所亲撰者,有些意在为诸生开示门径,便于初学入手;有些,则直接为启迪人心而作。如辑《阳明学发微》以启发良知,编《国文性情教育》,“以五伦为纲,以四端为目,而归结于谨好恶、致中和,专选文之可歌可泣者,冀有神裨于世道人心”,都是应对现实的有为之举。

至1922年底,唐文治特意致函在苏州的曹元弼,希望他能到无锡为诸生讲授礼学。曹元弼虽亦有意授课,然而身体状况不佳,无法赴无锡。唐文治乃遣无锡国专高材生每学期赴苏求教。首批学生,有毕寿颐、蒋庭曜、唐兰、王遽常、侯堯、吴其昌和白虚七人。以后又有何葆恩、孙执中、王道中、黄希真、徐世城、蒋天枢、戴恩溥、黄谟泰、黄谟沁、庞天爵、徐玉成、钱萼孙、张寿贤、黄雨璠、吴鸿章、郭则清等人。他们勉力

教授,即期望于“世道晦盲”之时,“吾辈得一承学之士,栽者培之,实于继往开来,息息维系”,使大道不绝。传道、授业、解惑之志,始终萦绕于他们的心头。

唐文治曾担心求学人数过多影响本已健康欠佳的曹元弼,但部分学生,“慕道尤切,恳挚万分”,故唐文治前后数十倍致曹元弼,或对曹元弼之教诲表示感激,“诸生自被训诲,颇能领悟大义,每次无不欢欣鼓舞而返,感荷教思,实无涯涘”,“前据毕生寿颐面述,前此叩谒讲座,适值道躬违和,勉为讲授,兄感勿之余,倍形歉疚”;或为诸生请示登门求教之时间,“诸生向学慕切,暑假内仍拟随时订期请业,仍祈赐予教诲”,“馆生谨拟请示师座,何日可以晋谒,敬求赐示日期,以便飭遵”;或请求新增数人至苏请业,“该生等仰瞻道范,向慕慕殷,未识左右能否收录。倘蒙俯允,附列门墙,乐育有何既极”,“蒋天枢、戴恩溥二生向学真切,再四请求,兄亦不忍坚拒,可否恳师座一并收录”。又有学生到苏时“广购理学、经学诸书,每人各背负百数十册,步行出闾门”之举。从中,既可见唐文治对于培养“传道”学生之关怀备至,亦可见曹元弼扶病授课、“来者不拒”的孜孜不倦,兼可窥当时颇有不少学子仍以传统为依归。“举世混浊而我独清,众人皆醉而我独醒”,虽然艰难,这些“保守士人”也未曾灰心绝望,始终“独自”践行着自己的理念。道之不绝在人,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华文化,也赖此一线生机,如草蛇灰线,历经天崩地坼、种种巨变,终将重焕光彩。

(作者为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)